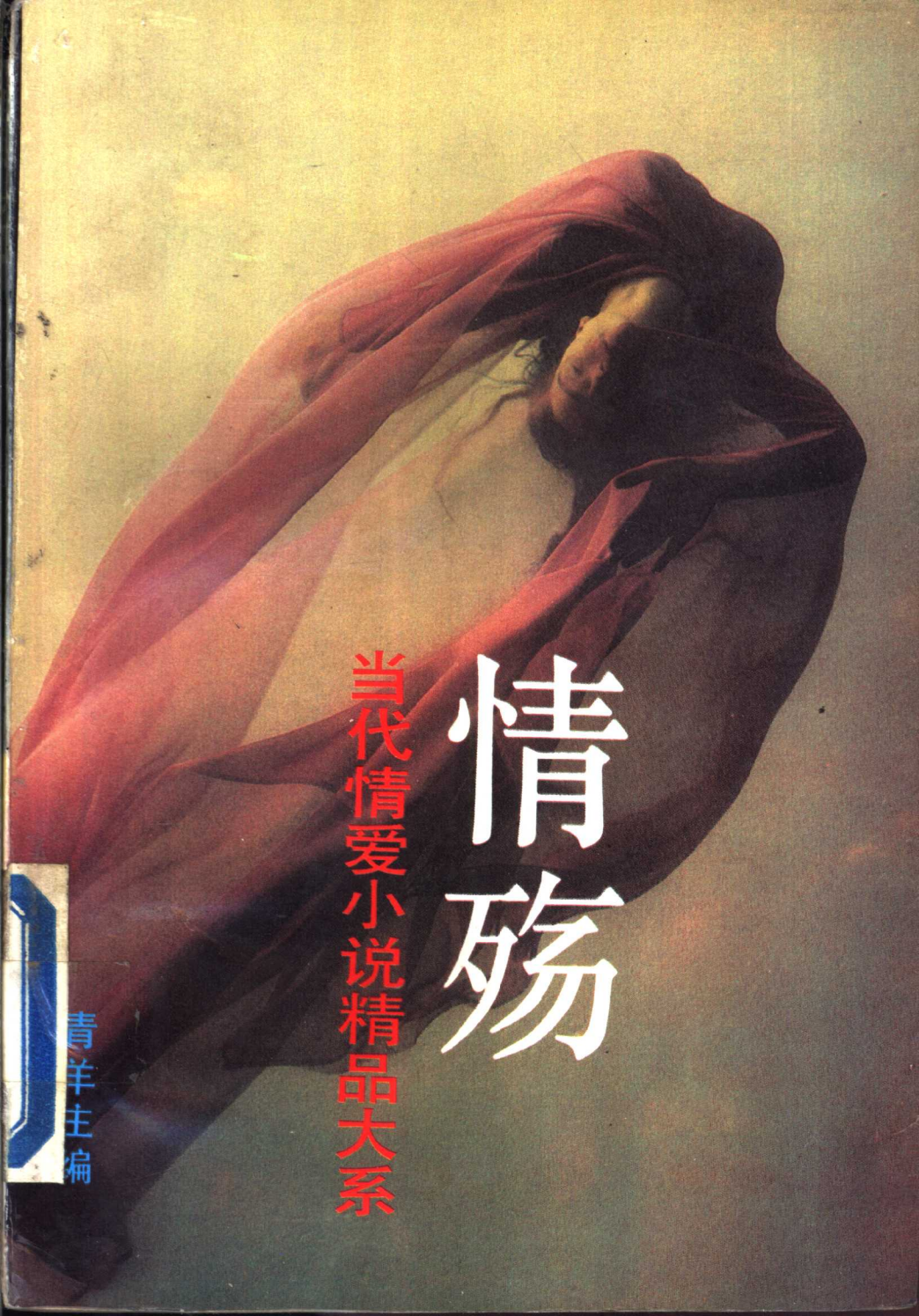




情殇

当代情爱小说精品大系

青羊主编

情殇

当代情爱小说精品大系 D

北京计劳干院图书馆



L022126

青羊主编
九洲图书出版社



(京)新登字 309 号

情 殇

——当代情爱小说精品大系 D 卷

出 版	九洲图书出版社 电话: 223.4191 (北京丰盛胡同 19 号)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字 数	313 千字 印张 12.625
印 数	10001—25000
版 次	199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5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7-80114-019-2/I·7
定 价	11.20 元(全四卷 44.80 元)

爱，只有在
两性结合中，才
被赋予了双重的
意义：精神之爱
和肉体之爱

——
劳伦斯

- 刘 恒 白祸(1)
- 贾平凹 黑氏(86)
- 洪 峰 第六日下午或晚上(123)
- 苏 童 妻妾成群(170)
- 王安忆 荒山之恋(218)
- 洪晓东 没有忧愁(323)
- 张 宇 精神游行(339)
- 刘 丹 没种和有种的男人(385)

白 渦

刘 恒

1

青龙观饭店周围是一大片菜地。透过二楼会议厅的窗口可以看到菜地的尽头，那里有一条公路在七月的烈日下闪闪发光。

周兆路的声音消失了。他听到了空调机轻微的音响，听众后面有人咳嗽，这人一直在咳嗽，咳得他的嗓子也跟着痒痒，论文几乎读不下去。

“谢谢大家！”

他离开讲台走向自己的沙发椅。掌声有点儿冷淡，直到他意外地在录音机导线上绊了一下，干巴巴的掌声才突然热烈起来，但又立即平息了。他倒并不怎样狼狈。

“谢谢！”

他平静地边走边点头，平静地坐下来。当人们不再注意他的时候，他的脸才略略泛红，嘴角沮丧地耷拉下去。公路上一辆鲜艳的小轿车在爬，像一只肥胖的虫子。

学术报告会有点儿不伦不类。他原以为规格较高的，来了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尽是不认识的面孔，还有不少上了年纪的药工和一些官气十足的制药厂厂长之类的人物。对牛弹琴，好好的论文算是白糟踏了一场。

跟在他后面发言的是同仁堂一个老药工，满口京腔生动极了，早年的学徒经历引来阵阵笑声。周兆路感到自己受了侮辱，但两只手没有忘了响应别人的掌声，他在任何场合都不是一个高傲的人。

他从来不知道这个市里有中药协会。两个星期前他收到一封短信，被告知他是这个协会的理事了。紧跟着又接到一个电话，让他准备一篇发言，与中药有关的。要不是手边恰巧有这方面的论文，如此乏味的会议本可以避开的。他屡次被一些莫名其妙的会议拉去壮门面，起初欣然醉然，现在越来越感到不值当。中医研究院研究员的牌子，被人廉价利用了。他是气功协会、中医交流协会等等五六个协会的会员，如今又冒出个市级中药协会，将来哪个热心人操办柴胡协会、甘草协会恐怕也免不了拉他入伙。他为人谦逊，但让人随便扣上一顶又一顶破帽子，毕竟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有一顶皇冠足够了，全国中医学会的委员资格在职称评定时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但这种美妙的因果效应一生中难得遇见，这种机会当然应该牢牢抓住。他只有四十四岁，机遇的大门远远没有关闭，看来最要紧的还是在于识别，要认清隐藏在事情背后的意义。

他鼓掌微笑。他什么也没有听见。他打开瓷杯，空杯里有一撮茶叶。花茶，几朵干瘪的白花黄惨惨显得肮脏。他把它们扣在

一张废纸上，取出随身携带的信封，里面是远在福建的老母亲给他寄来的红茶。他只喝红茶。家乡山岭上遍布茶林，他在崎岖的上学路上跋涉，肚里晃荡的是一碗碗温暖的红茶水。如今那一片山林留给他的痕迹，只有它了。他离不开它。他也不想改变它，像妻子那样去喝什么咖啡。她是上海人，生活却并不讲究，只是在饮食方面有一种出自本能的追时髦的欲望。好在他并不看重这一弱点。她是一个温顺的女人。他很爱她。对他这样循规蹈矩的人来说，自始至终爱一个女人并不困难，只要他打算担负起自己的责任。结婚近二十年来，他就是这么做的。他是一个好丈夫。大家都说他是一个好丈夫。

周兆路有点儿烦躁不安。讲台上有人在大谈某种制药工艺的改进，声音嗡嗡的像是回旋在一口菜缸里。太阳正悄悄西落，玻璃窗上的反光开始黯淡。公路上车辆如流，不一会儿又空荡无物，等半天才出现一堆缓慢蠕动的钢铁怪兽，像突然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他喝了一口茶，味道好极了。

“味道好极了。”

这是女儿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她从电视广告中学来的。他讨厌一切广告，但女儿说什么他爱听。他有一儿一女，小玲和小磊。小磊上小学五年级，学习成绩不如姐姐，但性格很老成。

“姐姐不要人云亦云！”

“你懂什么叫人云亦云？”

“爸爸妈妈快瞧，姐姐恼羞成怒了。”

这种早熟显然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他的孩子令他骄傲和愉快，他爱他们。是的，他爱自己的家庭，没有什么力量能使他改变这一点。他也不想改变！

会散了。周兆路伤感地从沙发上站起来。他找到会议主持人，说不能参加晚宴，家里有急事。他一再请求谅解，同时为自己的欺骗感到内疚。这是他今天以来第二次撒谎。早上他告诉妻子，会

议晚上结束，晚饭不必等他。他不知道当时自己的脸是否流露了一些痛苦的神情。即使流露了什么，妻子也不会察觉的。她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怀疑，她对他有过一丝一毫的不信任么？

他是一个好丈夫。

走廊里有人拦住他，索要论文底稿。他犹豫不决，但很快就找到了借口：“我还要改一改，有几段论述不太清楚，拿不出手……”

对方是市里医药杂志的编辑，言辞恳切：“您要多支持我们呀！”

“改后看，改后看……”

他心里想的是，论文应当拿到中央级的大刊物上去发表，那样影响会大一些。尊重别人是必要的，但更应当珍视自己的劳动成果。

“能不能改好我自己也没有信心，我对药学谈不上内行，出洋相就麻烦啦……”

对方有点儿失望，他只得用自嘲应付过去。他要了人家的通讯地址，答应以后联系。他样子很认真，好像认识对方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事情。他不希望别人误解他。或者说，他正是需要某种误解，以便使内心的真实想法深深地掩盖起来，甚至深藏到连自己也捉摸不清的地步。他希望在一切有关人的心目中，中医研究院年轻的研究员是个随和而谦虚的人。这种人比那些本领高强却性格怪癖的家伙更容易被别人接受，他在上大学时就认识到这一点了。

那个编辑果然十分高兴。周兆路还很少让人不高兴过。这毕竟不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他做起来更是轻车熟路。他和那人愉快地分手，脸色顿时拉了下来。

他走进洗手间，利用解手的机会把钱夹里的那张小纸条又看了一遍。纸叠得很工整，但好半天扯不开，他的手指在哆嗦。那

些实际情况使他心烦意乱。他已经读过多遍，但每一次都像第一次读到一样，有一种五雷轰顶的感觉。眼前一会儿昏天黑地，一会儿金光灿烂，还从来没有一件事情使他处在这样不知所措的境地。纸条是前天在办公室写字台抽屉里发现的。抽屉锁着，但留有足可以塞进一张工作证的缝隙。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缝隙成了如此神秘的信息通道。不是他的抽屉，而是他的思想遭到了侵犯。苦思一番之后，他毅然决定在这种大胆的进攻面前做出善意的反应，他要试探对手，但绝不会缴械投降。

他默记纸条末尾那行秀丽的小字：星期六晚七点，东单十字路口西南角孙悟空金箍棒下等你。他乘车路过时见过那个广告牌。日本电器商借助神猴开辟中国市场，大概不会料到金箍棒竟如此自然而然地介入一个中国人的私生活。他讨厌广告。

离开青龙观饭店，乘半小时近郊车抵达城区边缘。从德胜门到中山公园，从中山公园到东单，上上下下用去一小时。走近广告牌是六点半钟。车上下班的人拥挤不堪。但行车速度并不像他预料的那么艰难。

太阳悬在西方，从长安街尽头窥视着匆匆涌动的车流人流。便道上无穷尽的男女来来往往，平庸的人堆里不时闪出被薄薄的纺织物包裹的年轻女子出众的肉体。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他可以随意地支配目光，去追逐他感兴趣的每一个人。这时候他是自由的，略微带点儿邪恶。他认识的那个人还没来，腾云驾雾的孙行者下面是空旷的铁栅栏。

他在摊车上买了一个果仁面包，越过斑马线，躲到一家服装店的门后边悄悄地吃起来。脸朝着玻璃，吃得很小心，顾客在他身后蹭来蹭去，但没有人注意他。他偶然回头，在一面大镜子里突如其来地看见了自己，好像发现了一个跟踪者。他吓了一跳。

“这就是你么？”

他真年轻。头发眉毛漆黑，皮肤却细白，长方脸上的端正的

五官，身材高矮适中而肚子一点儿不凸。妻子喜欢他的鼻子，这鼻子不像南方人那样扁平，而是有棱有角恰到好处地耸起来。此外，他还有一双地地道道的南方人的眼睛，大而明亮。这双眼睛正兴奋地注视着他，最后停留在他抓在手里的手帕上。

他很少这样审视自己的身体。在华东医学院上学时他是个美男子，但那是很久远的事了。现在他的自我欣赏有点儿犹犹豫豫，他疑心这家商店的穿衣镜质量有问题，甚至隐藏了店方的花招儿：制造错觉以便把顾客引入歧途。他不想再受这面镜子的诱惑，但跨出店门时又忍不住看了一眼，那里面有个苍老、忧郁、慌慌张张的男人。他茫然若失。他不知道该拿自己怎么办。他觉得自己正在堕落、即将堕落，或迟早要堕落，堕落到一个可怕的地方去。

太阳没有了，天空还留着阳光。周兆路把手帕扔进果皮箱后，一抬眼便看见了那个人。一身淡绿色的束腰连衣裙。一双雪白的高跟皮凉鞋。同样白的不及一本书大的小挎包。一小片黑浪头似的鬈发。两条亭亭玉立的长腿。她准时来到了。

他迈下便道，下意识地避开车辆，哆哆嗦嗦地向对面走去。他表情矜持却止不住喃喃自语。一个骑车人恶毒地咒骂他，而广告牌下一个灿烂的微笑正朝他飞来。那是一颗致命的子弹，但他已经无法逃避了。

“她……真美！”

他在心底暗自呻吟。

2

他们握了手。与各自的心情相比，这种握手未免有点儿冷淡。她的手很小很硬，握起来不太舒服，好像攥住了一小块骨头。他

的手却很软，而且过于湿润。他是一个喜欢出汗的男人。

“你吃过了？”他坦然寒暄。

“吃过了。你呢？”

“吃过了。”

他们拉开一步的距离，沿着便道向南走。谁也没说上哪儿去，但两个人几乎同时在东单公园东门外放慢了脚步，互相看了一眼。他仍旧很坦然，他不知道这种坦然给她留下了什么印象。握手前的一瞬间，他本能地决定采取这种态度。他没有别的选择，这种幽会对他来说是太陌生了。

“进去坐坐？”她问。

“坐坐。”

椅子很多，大都空着。有人的长椅上坐着一些拥到一处的年轻恋人或一些形单影只的孤单老者。他们和这些人不同，他们好长时间不知道应该坐在哪儿，哪儿都不合适。绕了大半个公园，周兆路首先下决心在一把绿椅上坐了下来。这里挨着路边，离大门也不远，眼前不时有人来去。他揣测她的本意是要找一个僻静的地方。

“今天不太热。”她说。

“有风，挺凉快的。”

“会开得怎么样？”

“还行。”

“论文反应好么？”

“效果一般，不大对口儿。”

那张奇怪的条子把他们拉到这儿来，但他们好像谁也不打算提它。周兆路盯着自己的两条腿。边儿上还有两条腿，修长、结实，光滑的出奇，潜伏着媚人的活力。他紧张得脊梁都皱了起来。但他不动声色。

他早就认识她，何止认识，他们是同一个研究室的同事。他

是研究室的副主任，她是他的下属。她平时称呼他“您”或“周副主任”，气氛活跃时她叫他“老研”和“周公”等等有趣的绰号。她是那种泼泼辣辣，到哪儿都有人缘的女人。她一向快言快语，但是现在，她的寡言和沉静让他害怕。他喜欢她，喜欢她的人在研究院里不只他一个。但是这些喜欢她的容貌和个性的人里面显然没有一个人了解她。她是一个谜。也许，竟是一个陷阱。关键只在一点，他肯不肯跳下去。

起因并不是那个条子。两个月前，她拿着硕士论文来找他。这是答辩前的最后一次润色。他曾经给她出了很多主意，也许是出了太多的主意。但他乐意这么做。办公室里只有他一个人，主任钱通奎老先生近期抱病，他可以独享这一雅致宁静的空间。她站在椅子旁边，一只手扶着椅背，一只手弯在写字台上。他起初有些局促不定，但走廊里寂静无声，他便接受了这一亲近的姿态。后来他想，他的沉默很像是一种鼓励。她的身体接触了他，他的背和肩膀一下子变得敏感，脑袋却沉得抬不起来。他忍耐着，若无其事地闪开了，直到她离开办公室，他都没敢看她的眼睛。那天他下班很迟，一直靠在椅子上品尝自己的罪恶，估计同室的人走光了，他才贼一样溜出来。第二天同事们发觉他比往常严肃了许多，都不知为什么。在餐厅里，她嘻嘻哈哈地跟他开玩笑，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这倒提醒了他，过于严肃是不正常的。但他提不起嬉笑的兴致。时隔不久，在乘班车由北苑返回城区的路上，她又一次主动逼迫了他。仿佛很凑巧，她跟他坐在同一排。汽车颠簸中，她用挎包掩着握住了他的手。这太过分了。他没有反抗，只是用哀求的目光看了她一眼。他分不清她脸上的微笑是得意还是嘲弄。他不知道她到底想干什么。她凭什么这样无所顾忌地折磨他？

灯亮了。到处都是暗影。小树像人一样立着，花坛一团黑色。京胡声从公园深处飘来，一个衰老的嗓子颤悠悠地吊上去，好像

有人掐住了他的脖子。大街上有电车嗡嗡开过去的声音，卖冰棍的在吆喝，声音有点儿惨。

周兆路长叹了一口气。他们谈了一会儿孩子，又没有话了。她爱人是钢铁学院的讲师，他从来没有听她谈过他。如果她和丈夫之间有什么不愉快，还是待她自己说吧。他不想问。她有一个八岁的儿子，她好像挺喜欢他，话题总往孩子身上绕。

“小虹功课拔尖儿，可惜长得像他爸爸，一个小地包天。”

“聪明就好。”

“我见过你女儿，上次春游。好漂亮的小姑娘，脸盘真像你。”

“很娇气，我经常批评她。”

“批评？我们那位是打。孩子要没有一个好爸爸，全完了！”

“这个……不过……”

“过得不顺心，真想找个地方大哭一场，可是又没有眼泪，心都死了。”

“你还年轻。”

“都三十六了，年轻的日子全扔了，找不回来了……活得真没意思。”

“你很开朗。”

“假的，装的！”

“我不相信，你是个乐观的人。今天你既然约我来，我们就索性好好谈谈。我比你年长，作为关系融洽的同事，我……”

“别说！别说了……”

她打断他，显得有些冲动，灯光昏暗，她的脸看不大清，小巧的鼻子白得发灰，嘴巴是黑的。她的嘴也很小，像少女。他一点儿没有防备，手就被拉到那个浑圆的膝盖上，她低下头，把脸埋了上去。她的鼻子硌在他手心上，有点儿痒痒。

“我只希望你陪我坐一会儿，看着我。咱们谁也别装模作样。你是个男人，我是个女人，我喜欢你……这就够了。你不会拒绝

我，我知道……”

“你的苦恼……也许我无法知道，我的意思是……”

“求你别动，安静地呆一会儿。”

手心发潮，他拿不准是汗还是别的什么。他不敢动，大概也不愿动。他发觉不仅在她而且在自己身上有一种十分动人的东西，尽管彼此的动作有点儿僵硬。一切都很简单，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令人震惊。他以为自己简直就没办法应付，简直会发心脏病，结果却异常平静自然，自然得连想都不用想便伸出了另一只手。他抚摸了她的头发，手指滑下来，又抚摸了她的脖子。他以前注意过这个脖子。他嗓子发干。

“这样……不好……”

“怎么才好？你说。”

她很任性，也很温柔。她用嘴巴触他，沿着小臂触上来。他们都有成熟透了的嘴唇，它们本能地相互寻找，明知道对方在哪儿，却偏要迂回着凑过去，来一场心照不宣的偷袭和搏斗。他做得很认真，就像读一本好书。书很厚，第一页就吸引了他，他不想翻得太快。

草坪上有人穿过，走远了，又过去一些人，小路上是悄悄的脚步声。没有人打扰他们。他们没有年龄，没有身份，只有性别。这里是性别的乐园。周兆路陶然醉想，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他和她，他会不会像条狗一样疯狂起来？别人处在他这个位置会怎么样？他觉得连夏夜的空气里都充满了理由，支持他去亲吻一个美丽的女人。

“真高兴，你呢？”她小声问。

“……不知道该怎么说。”

“那就别说。”

“有点儿难受。”

“哪儿？”

“心里。”

“为什么?”

“不清楚。”

“有犯罪感么?”

“……怎么会这样?我没想到,我们像小孩子……请你原谅……”

她笑了,几颗牙齿闪亮,挨他更紧些。他们不再说什么,动作比语言更有意义也更明确。语言忧心忡忡,而动作令人快慰。他们很忙碌,或者只是他感到她很忙碌。他已经确认她不是苦恼的人。她太迫切、太饥渴,把刚刚冒出一些的浪漫冲淡了。但是,她鲜艳而丰满。他愿意响应她的每一个暗示。这双唇微启的嘴巴是一团美丽的花朵,柔润无比。他弄痛了自己的嘴唇。他有点疲乏了,她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倚到他腿上,弄得他很别扭。他为自己对这个天真的肉体的迷恋感到惊奇。她好像过于大胆了。他把手缩回来,摸摸脑门。她立即觉察了什么,用手帕擦了擦他的脸。她从他怀里蹦出来,像小兔子一样灵活,然后站在小路上歪着脑袋打量他。灯光映出了她的轮廓,脸上身上布满了神秘和阴影。

“去喝点儿冷饮吧?”

“冷饮?”

周兆路顿时清醒过来。她挽住他胳膊。走出公园大门之后,她恋恋不舍地松了手。他很满意,没有任何窘迫感。他一时找不到话说,想说的话和心情不大合拍。

走过长安街,在空中步道的铁架子北边找到一家冷饮店。他喝的是红果冰激凌,她要了一杯菠萝的。灯光刺眼,周围不少人在等座位。他们不时交换一下目光,他在她眼里看到淡淡的柔情。如果她是一眼陷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即使一头栽下去,也依旧可以从容地爬上来,不留任何痕迹。人生在世免不了陷入尴尬境地,挺一挺也就过去了。不能羞涩,不能退却,更不能忘乎所

以。但愿这小小的插曲能像来时一样飞速地离去，让他和她在彼此的沉默中悄悄欣赏。九点钟，他们在路西的电车站分手。

“今天的事我有责任……”他措辞谨慎。

“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事情来得太突然，以后是否不用这种方式……”

“我知道该怎么做。”

“……我对你了解得不够。当然，我理解你的心情，我真心希望你幸福。”

“你有点儿不高兴吧？”

“我……”

“我反正敢做敢当，没什么可发愁的。”

“你很天真。”

“你不怨我吧？我喜欢直来直去，想好了就做，做了绝不后悔。”

“我们都是有家室的人……”

“家不会毁灭，如果那么容易毁灭就太好了！别愁眉苦脸的，谁也没有错。”

“车来了。”

“不要折磨自己，你还是你。”她跨上车后回头一笑，晃了晃小挎包：“星期一见！”

她的神态有点儿娇气。她的家在东四六条，不出半小时她就能和丈夫团聚，在那里她的这种媚态是不可想象的。她将带着另一个男人的气味走进家门。他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他还是他，但他已不是今天早晨离开家门时那个他了。几个小时以前他还是清白的，在感情上领略了新奇的体验之后，他已经变得卑鄙。如果他不认为自己卑鄙，这种卑鄙还存在么？卑鄙可以隐藏。

周兆路在街头徘徊，心头甜苦交加。他回味那些细节，比当时还要激动，他几乎认不出自己。他何以失态到这种地步？也许他骨子里早就积压了罪恶的快感，只是借她的手发泄一下罢了。稳